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明珠緣  
第四十三回 無端造隙驅皇戚 沒影叨封拜上公

詩曰：世人莫道婦寺柔，從來陰險莫為儔。

世人勿謂婦寺微，反掌實時成險巖。

睚眦泄一朝忿，快心何必論名分。

況有從中下石人，怨氣飛霜莫為問。

我聞此語心欲酸，昂昂壯氣髮沖冠。

飲冤豈直在疏遠，致令葭草之盟寒。

君心願化光明燭，一洗從前菲萋毒。

投豺畀處城社清，喜起明良太平續。

話說魏忠賢因建生祠，謫了林祭酒。監生陸萬齡等愈無忌憚，恣意妄行，搜括富戶監生。眾同堂見了，都紛紛告假回去。舉朝官員怒目切齒，都敢怒不敢言。行道之人亦皆唾罵。隨有詩貼於樹上道：

槐影參差覆杏壇，儒門子弟盡高官。

卻將俎豆同闈宦，覺我慚惶下拜難。

又曰：

聖德如天不可量，千秋誰敢望宮牆。

豈知據德依仁者，竟使闈人並素王。

三人見了此詩，連忙揭去。不知那緝事的早已傳入忠賢耳內，即著工部出示，禁止閒人入內，又著緝事的訪拿。那些舉人、秀才見了這個光景，都不忍去看，農工商賈也不敢去看，把個監前弄得冰清鬼冷的沒人行走。

城中有個武進士顧同寅，一日出城代個同年餞行，走監前過，有許多校尉喝他下馬。顧同寅道：「過聖廟纔下馬，怎麼這空地上也叫人下馬？」校尉喝道：「瞎眼囚攬的，你不知道是魏祖爺的生祠地甚麼？」說畢，便大棍子打來。顧進士沒奈何，只得下馬，走過聖廟，心中老大不快。到了城外，戲子已到，正戲完了，又點找戲。顧同寅見單子上有本《彤弓記》，一時酒興，又觸起過祠基下馬的氣來，遂點了一出《李巡打扇》。班頭上來回道：「這出做不得，不是要的。」顧同寅道：「既做不得，你就不該開在單子上。」班頭道：「惟恐有礙不便。」顧同寅大怒道：「胡說。」便要打班頭。其時在席眾同年也都有酒了，不但不勸阻他，反幫著他喝令戲子做。戲子沒奈何，只得做了。席上也有幾個省悟的，忙起身而去。

不料緝事的早已報入東廠來。楊寰隨即差人來拿，到衙門一見，便罵道：「你這膽大不怕死的畜生！」打了一頓，又差人到他家裡來搜。差人也是吩咐過的，去不多時，回復道：「搜出一個帖子，上寫許多不遜之言，內還有向日街上的謠言，道：『進忠不忠，忠賢不賢。』又有那監前樹上的詩在內。」楊寰便扭做是他做的，訕謗朝廷大臣，妖言惑眾，擬定立斬。也不送法司，竟矯旨拿去斬首。可憐：

武榜堪欽早冠軍，丹心欲擬靖塵氛。

誰知不向沙場死，怨氣飛成瀚海雲。

魏忠賢又以演戲殺了顧進士，京中人嚇得連夢裡也不敢提他一字。那陸萬齡等擇日興工，先日親去請忠賢來看。忠賢便遣姪子良卿同侯國興領工部尚書崔呈秀來祭土神，就在彝倫堂辦酒慶賀。席散後，魏良卿向侯國興道：「今日尚早，何不到西方寺看看月峰長老去？」國興道：「甚好！台基廠傍邊又添了些店面，順便就可去看看。」

二人換了便服到寺下。那寺中住持迎接，說道：「長老是定府請去了。」二人茶罷，上轎到台基廠看過店房，工已將完。二人正要上轎，只見旁邊一個小門內站著一個婦人。侯國興猛抬頭，看見那婦人生得□分標緻。但見他：

修眉凝黛眼橫秋，半掩金釵無限羞。

素質娉婷堪比玉，不親羅綺也風流。

那婦人見人望他，便把門掩上，在門縫內張望。

侯國興問道：「這是甚麼人家？」管家道：「這是太帶伯張皇親的花園後門。」國興道：「久聞他的園子甚好，魏哥，咱們進去看看。」長班便去敲門。敲了一會，纔有人來問道：「甚麼人？」長班道：「魏爺、侯爺來看花的。」裡面纔開了中門。二人進去，繞過迴廊，果然好座園亭。有詩可證：

小院沉沉春事宜，迴廊窈窕路分歧。

假山斜簾玲瓏石，古樹高盤屈曲枝。

花氣撲簾風過處，沉香落砌燕歸時。

畫樓綺門重重麗，翠幌金鋪弄晚曦。

二人前後游了一回。時已初夏，芍藥開得正好。有詩贊之曰：

瑞芍佳名金帶圍，侯家花發有光輝。

三枝的歷風披砌，千葉娉姿露染衣。

奇草根來天上種，華筵客卷席前幃。

姚黃魏紫畝春色，滿苑名葩字內稀。

侯國興道：「對此名花，何可無酒？」叫家人備酒來。少頃，擺下酒席，二人對酌，覺得沒興趣。魏良卿叫家人去訪纔看見的那婦人。管園的回道：「沒有。」侯國興道：「分明纔看見的，怎說沒有？」只見對過廊外，有個小孩子在那裡玩耍，良卿抓了些果子，走來把他吃，便問他那婦人在那裡。孩子指著朝東的屋道：「在那裡哩！是我老爺的親。」良卿道：「你帶我去頑頑，我還與你的錢哩。」那孩子道：「我不去，爹要打我哩。」良卿道：「不妨！若打你，我代你說情！我先與你五□個好大錢，回來還把這些與你哩。」向家人身邊拿了錢與他。那孩子見了錢，甚是歡喜，便引著他來到門前，道：「在裡面哩，我不進去。」那孩子仍到舊處頑去了。

良卿見門半開半掩，那婦人朝裡坐著做針線。只見他髮光可鑒，頸白如蝸，手如玉筍。良卿要看他的面貌，便把門推了一下。那婦人回頭見有人來，便起身往房裡去了。良卿呆了半響纔回來，對國興道：「真個天姿國色，絕世無雙。」國興笑道：「那裡就這樣好法？你是情人眼，故說得如此好法。」良卿道：「實是生平未曾見過！說不得，我竟要弄他來吃杯酒。」國興道：「良家婦女。如何使得？」幾個家人道：「爺若要他來，管甚麼良家婦女，小的們去叫他來。」一起豪奴不由分說，一窩蜂擁了去，把那婦人平抬了去，放下來。

那婦人也沒奈何，只得上前道個萬福。侯國興道：「你是那裡人？姓甚麼？可有丈夫？」婦人道：「我是河南開封人，丈夫姓李，母家姓呆。丈夫是監生，來京候選的，因與張皇親是親，借他這園子住些時，選了官就去的。」良卿道：「我姓魏，這位是侯爺，隨你丈夫要甚麼官，我們吩咐部裡一聲，不敢不依。只要你和我們吃杯酒兒，包你丈夫有官做。」吳氏道：「男女七歲不同席，怎樣說亂話？你們雖是官長貴客，我卻也非低三下四的人家，當今國母是我嫡親表妹，青天白日之下，豈可這等橫行！」說著

就走。眾家人攔住道：「不要走，吃杯酒兒罷了，又不咬下你一塊來，這般做作怎麼？要等我們硬做起來，叫你當不得哩。」吳氏料道不能脫身，只得坐在旁邊。良卿斟杯酒來奉他，他把兩手緊緊掩面，不肯吃。國興道：「不可過急。」二人復猜拳痛飲。

只見了那婦人愁容羞態，分外可人。良卿越覺動火。起初還禁得住，到後酒酣時，便捻手捻腳的起來。呆氏要走不能，急得痛哭。侯國興忙取汗巾代他拭淚，被吳氏一推，幾乎跌倒。良卿大怒道：「好不識抬舉！莫說侯爺官高爵重，就是這樣風流人物，如此標緻，也可配得過你了，怎麼如此放肆？抬他家去！」眾家人答應一聲，一齊上前，扯的扯，抬的抬，呆氏急得在地下打滾，當不得人多，竟把他抬上轎去了。

二人纔出門，正要上轎，卻好遇著李監生回來看見，忙跑到轎前打躬道：「監生是河南李某，聞得奄子衝撞二位大人，特來請罪。」良卿道：「你奔子已取到我府中去了。隨你要何處好缺，總在我二人身上，包你即日就選的。把金正送與侯爺，你再另娶罷。」李監生道：「荊釵裙布，貧賤之奄，不堪下陳。大人府中燕趙佳人盡多，豈少此等醜婦？監生也不願為官，卻也不肯賣弄求榮。」良卿道：「你既不肯，且權寄在府中，等你選了官時與你帶去罷。」說畢上轎而行。李監生此時氣不敵命，就街上拾起一塊石頭來擲打，剛剛把侯國興的轎頂打壞，國興大怒，叫人帶了送到城上去。正是：男子無纜方是福，女人有貌必招災。

街上番役聽見侯國興吩咐，便把李監生鎖了，帶上城指揮處審問一番。一則情事可憐，二者因是皇親的親眷，不好動刑，卻又怕侯、魏兩家的權勢，好生難處。便來見巡城御史，正遇著張皇親拿帖來說，連御史也沒法，便道：「且緩兩日再處，讓李監生討保回去。」不題。

再說魏良卿，把呆氏抬到家，大娘子知道了叫去。見吳氏貌美，已是吃醋，及問他來歷，呆氏哭訴原由，大娘子愈加其怒，便嚷罵起來。良卿嚇得不敢攔邊，又不敢畝在家，只得著人送他到侯家來。國興一見，如獲至寶，溫存了半夜，呆氏堅執不從。沒法，只得由他，叫僕婦們陪伴勸化他。次日，城上來侯家討主意。國興道：「叫他將就些罷。」不料緝事的已將此事報知忠賢，忠賢與李永貞等商議。永貞道：「這事不好，他比不得別的皇親，中宮面上，行不得此事，原做得不正，聞得此婦不從，不如叫他們送回，再向吏部要個好缺放他去，以救雲夢之失，庶於兩下體面都好看。」忠賢應允。

忽見小內侍來回道：「客太太請爺說話。」忠賢只得進內來。客巴巴一見便問道：「你可知道孩子們被人欺？」忠賢道：「這是小孩子家不安分，搶奪良家婦女，他纔敢放肆的，如今正要送他去哩。」印月道：「咱們侯伯人家，就要個婦女，也不為非分。」忠賢道：「這婦人非庶民之奄，乃張皇親的親眷，於體面上不好看。」印月道：「張皇親也是慣欺人的，你也太怕他了。」忠賢道：「不是怕他。一則孩子們做事悖理，家中豈少這等婦人，卻要去亂纏，也不可弄慣了他。再者中宮分上，不比別的皇親。」那客氏終是婦人家見識，一味護短，不肯說兒子不是，便焦躁道：「你不說中宮猶可，若拿中宮來壓，我卻不怕，偏要與他作對！你不敢惹他，等我自去對他，砍去頭也只得碗大個疤。我當日受了他的氣，你曾說代我報仇，可見都是鬼話。今日爬上頭來了，還只管怕他，你說孩子們做事不正氣，你平日做的事都是正氣的？大家去皇爺面前說一說！」忠賢見印月惱了，忙陪小心道：「好姐姐，不要躁，等我叫永貞來計較。」客氏道：「計較甚麼？你是如今根深蒂固用不著人了，大家開交罷。你這負心的賊，自有天雷打你。」忠賢由他罵，只是笑。

少頃，李永貞進來，見印月坐著氣噴噴的，便問道：「姐姐為何著惱？」忠賢道：「就為與官兒那婦人的事。」永貞道：「這樣小事，何須動氣？孩子們酒後沒正經，有甚要緊，惱怎的？」印月道：「沒要緊呀！惹了皇親要砍頭哩！」永貞就知其意，便道：「不要忙，我自自有道理。此地不是說話處。」二人出到私宅商議，永貞道：「只須如此如此。」

次日，梁夢環便上一本道：「張國紀起造店房，安歇客商，包攬皇稅，容隱奸細。」忠賢便矯旨著拿家屬刑訊。城上劉御史也上本道：「張國紀縱容親戚監生李某，包攬各衙門事體，說事過賊。」忠賢也矯旨著拿問。是時張皇親尚想央分上，要放李監生，不知火反燒身，免不得來會掌刑的揚寰、理刑的孫雲鶴，那個理他？把家人打做張皇親主使招集客商，私收皇稅，代為透漏，侵肥入己。監生李某，倚勢害人，包攬各衙門說事過賄，與張國紀均分。題上本去，只因這本事關皇親，忠賢不敢矯旨批斷，只得稟了個「擬拿問」，聽皇上再批。

皇上是個賢聖之君，見是後父張皇親的名字，想道：「若行了，就要廢親；不行，又廢了法。」便叫過忠賢來道：「這事只處他幾個家人罷。」客氏在旁，插口道：「聞得此都是張國紀指使，若不處他，恐別的皇親都要倚勢來，那時國法何在？」皇上道：「看娘娘面上，處他幾個家人並那監生罷，張國紀候對娘娘說了，著人吩咐他。」忠賢見皇上主意已定，不敢違旨，只得批出來，將幾個家人並李監生重處之後，活活枷死，可憐李監生因奔殞命。正是：

寶檻朱欄緊護持，好花莫使蝶蜂窺。

從來豔色亡家國，試看當年息國姬。

這張皇親平日原是個謹慎之人，及見枷死了親戚並家人，愈加謹飭。只是客家的聲勢一發大了，便有宰相拜為義子的。朝廷雖在忠賢之操縱，而忠賢又在客氏之掌握。客氏在皇上面前頗說得話，隨你天大的事，只消他幾句冷言冷語，就可轉禍為福。忠賢因此懼他。張皇親之事，若非他簸弄，忠賢也不敢如此。

過了幾日，又有順天府丞劉志選上本論張國紀，要皇上割恩正法，且微刺皇后。忠賢便把本票擬拿問，送到御前。皇上見了，意頗不然。客巴巴又從旁墊嘴，皇上道：「誰沒個親戚？」客氏纔不敢言。皇上幸中宮時，對皇后說知張皇親包攬被劾始末。皇后道：「既是他生事，不如放他回去，也免是非。」皇上道：「也罷。」皇后便親自批出旨來，著他回籍。張皇親得旨，即日辭朝而去。正是：

葭莖義結邱山重，貝錦身隨毛羽輕。

歸去好開桑落酒，金梁橋上聽啼鶯。

客巴巴又逐去張皇親，人人懼怕，於是子姪家人，便在外生事，強奪婦女，硬占園亭器物，種種不法，人都不敢奈何他，就是個花花太歲，比魏家聲勢更大。那吳氏被侯國興奸占了些時，終是大娘子吃醋難容，他卻也興敗了，竟把他賞與小唱。後來張皇親訪知，叫人贖回去了。

再說客巴巴勢傾朝野，人都來鑽他的門路。向日有個尚日監太監紀信，舊曾在東宮伏役過的，與客氏是連手。因他近日尊貴了，不敢常來親近。一日在宮中遇見，客巴巴未免動故人之念，便問道：「紀掌使，久不見你了。」紀信道：「常在這裡，如今有雲沓之隔，老太看不見小的了。」客氏道：「甚麼話？你可曾管件甚麼事兒？」紀信道：「不過在營內管幾個軍士，有甚好執事到小的管！」客巴巴道：「管兵較幹甚麼事？你去看外邊有甚好差使尋件來，我向皇爺討與你去。」紀信答應出來，相問別缺沒得，只有山海關缺了撫守的內臣，他便去備了分禮來求客氏。印月道：「你這老花子，定是有個好差纔求，見免放鷹哩。」紀信道：「沒甚好差，只有山海關出了撫守的缺，求老太在皇爺前方便一言。」印月道：「說便代你說，後日割去了頭莫怪我。」紀信道：「將軍怕讖語，說這晦氣話，我還是去求魏爺罷。」印月道：「你也對他說聲，我允了，也不怕他不依。」晚間，印月先對忠賢說過。

次日，紀信見過忠賢。忠賢就於缺官本上批出來道：「山海關撫守著紀信去。」命下，紀信便來拜辭忠賢，就有本處將領官員來迎接送禮，好不熱鬧。領了敕就辭朝赴任，一路上前遮後擁，出了關來衙門，在錦州到任。袁崇煥便上疏乞養，忠賢便矯旨道：「近日錦寧危急，實賴廠臣調度有方，以致奇功。袁崇煥暮氣難鼓，物議滋多，准終養回籍。」此時忠賢已議了進爵國公，其餘凡關著個兵字的官兒，都議蔭襲，單把個袁巡撫逐回。其時兵部尚書是霍維華，他卻在內力持公道，說崇煥功在徙薪，反著他回籍，這班因人成事的到得恩蔭。於是上本，情願將自己的恩蔭讓與袁崇煥，以鼓邊臣之氣。這明是借己愧人之意，反觸惱了魏忠賢，但不准移蔭，反將袁崇煥從前的蔭襲都奪去了。可惜那袁公：

躬膺介冑固封疆，韓范威名播白狼。  
苦戰陣雲消羽扇，奇謀過月唱沙囊。  
帳無死士金應盡，朝有奸權志怎償？  
一日金牌來□二，何如歸去老柴桑？

有功如袁崇煥的反遭斥逐，他那賊子魏良卿，不過一牧豕奴，今日肅寧伯，明日進封侯爵，後又借他人血戰之功，票旨進封為寧國公，加太師，准世襲其職。的意要出戰，聽得人犯的消息，見錦州是他攻關的要路，慌得上本到兵部請救、戶部請餉。不知城郭自袁巡撫操練後，都振作起來，也可以御得他了。袁巡撫又行牌，著小堡軍民收入大堡。錦州、寧遠附近軍民屯收的暫行入城，堅壘不出，聽其深入。只有錦寧二城多貯火藥，以備放西洋大炮。兩城各添重兵，附近添駐游兵，以逸待勞。這些敵人因前此廣寧之敗，知道袁巡撫威名，又怕他西洋炮的利害。況又不是大隊如廣寧之寇，只有七八萬人馬，又知有準備，只得來錦寧二處搶奪些收不盡的牛羊馬匹，殺幾個走不及的疲老殘兵，燒去幾間草房，騷擾了幾日，不敢近城，竟自回去了。錦寧城中發兵追襲，也斬了他百□顆首級。紀太監便上本報錦州獻俘，便叫做大捷，報入京敘功。只說殺了六百餘人，這些人都隨聲附和，這個道敵鋒已挫，那個道元臣殫心制勝，無一個不歸功於廠臣。

忠賢正在裡面慌慌張張的這裡調兵，那裡撥餉，那知邊上事久已定了。那紀信不知自己的兵勢這等撩亂，反怪袁巡撫懦怯，論他坐視，請國公的祿米。便矯旨道：「自有遼事以來，廠臣毀家抒國，土飽其粟，馬飽其芻，祿米宜從優給，著歲給二千五百擔。」又因請田土。傳旨道：「績著塞垣，勞推堂構，所賜寧國公莊田一千頃，並前七百頃後三百頃，共二千頃，俱著各州縣，每年租粒解京轉給。」又請第宅。旨下道：「廠臣內營殿廷，外靖邊塞，奇功種種，著進爵上公，位居五等之上，第宅宜優，除給過一萬九千兩外，再給內庫銀三萬五千兩，以示優禮元臣之至意。」那魏良卿居然錦袍玉帶，立於諸元勳之上，豈不可笑？

誰知帶礪簪纓冑，卻下屠沽市井兒。

畢竟不知忠賢進爵上公之後更有何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